

义和团 八国联军 辛丑条约

庚子之变图志

赵健莉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庚子之变”的奇耻大辱
是中华民族的一个
百年未愈的痛创
稍有风吹草动便隐隐发作
并在潜意识里
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情感
影响着几代中国人
对西方国家的认知
和与他们的交往……

义和团 八国联军 辛丑条约

庚子之变

图志

赵健莉 编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FN82/36 S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庚子之变图志 / 赵健莉编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0. 7

ISBN 7-80603-456-0

I. 庚… II. 赵… III. 义和团运动 - 史料 - 图集
IV. K256.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0609 号

- 书 名 庚子之变图志
编 著 赵健莉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总 编 室 (0531)2060055—5420
发 行 部 (0531)2052472 2906847(传真)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 271100)
版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80 × 1230 毫米)
8 印张 164 幅图 103 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456-0/K·113
定 价 1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者的话|

今年是“庚子之变”100周年。

100年前，由义和团运动而八国联军入侵而《辛丑条约》的签定，将1840年以来的民族屈辱导向极端。

“庚子之变”的奇耻大辱，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百年未愈的痛创，稍有风吹草动，便隐隐发作，像一团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并在潜意识里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情感，影响着几代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认知和与他们的交往。

毕竟，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过于深重的创痛。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民族曾遭受如此众多帝国主义列强的共同蹂躏！

兴起于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是来自民间的对于内患外侮的一种自发性的回应，它的兴起、发展与演变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冷静的考量，做出这样或那样的解说。诚然，义和团抵御外侮的初衷，最终却招致了更深的国难和更大的屈辱。这无疑是个悲剧。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义和团的反抗，其本身也不乏非理性的、鲁莽的成分。归根到底，一个没落的帝国，靠匹夫之勇是拯救不了的。朴素的义和团民们意识不到这一点，情

有可原，而一旦王朝的当政者们在扼杀了“戊戌变法”、拒绝了制度的改良之后，也孤注于民众的匹夫之勇时，便无异于拿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当儿戏了。

统治者的昏聩归统治者的昏聩。但当我们从当年留下的照片上一睹那些慷慨赴刑的义和团民，面对他们无畏的目光和坦然的微笑时，虽相距一个世纪之遥，仍不能不为之怦然心动。

作者在本书中收录的大量历史图片，其中许多过去没有发表过。将与“庚子之变”有关的照片这样集中地推出，在国内大概是第一次。书中的文字说明则多取材于当年的历史文献，以求图文并茂，为“庚子之变”、为 100 年前那段国耻留下一份直观而详实的记忆。

毋忘国耻，自然是为了发愤图强。不过，我们想把更多的思考留给读者自己。

2000 年 3 月

目 录

一、神助拳，义和团

1 教堂几遍天下·····	3
2 清廷“护教”谕旨·····	9
3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14
4 山东巡抚袁世凯·····	26
5 义和团转战直隶省·····	27
6 慈禧皇太后·····	31
7 光绪皇帝·····	34
8 军机大臣荣禄·····	37
9 大阿哥溥儀·····	40
10 传教士李提摩太·····	44
11 义和团在北京建的第一个“坛口”——于谦祠·····	47
12 义和团在北京的“揭帖”与告示·····	50
13 义和团焚烧教堂·····	56
14 甘军提督董福祥·····	61
15 德国公使克林德·····	63
16 攻打使馆·····	65

17	攻打西什库教堂·····	78
18	“东南互保”·····	81
19	肃亲王善耆·····	84
20	许景澄与袁昶·····	88
21	慈禧太后“西狩”·····	93

二、“八国联军”占领北京

1	“八国联军”的炮舰攻打大沽炮台·····	101
2	“八国联军”向天津、北京进发·····	104
3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107
4	“八国联军”在北京的屠杀·····	116
5	“八国联军”在北京的奸淫·····	125
6	“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抢掠·····	128
7	“八国联军”占领紫禁城皇宫·····	140
8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	147
9	“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	151

三、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1	“议和大纲”·····	165
2	把铁路修到“门口”最安全·····	170
3	堂子“搬家”·····	177
4	清廷派赴德国的使团·····	181
5	“克林德碑”·····	185
6	两条意味深长的标语·····	189
7	北京城内的洋街名·····	192
8	总税务司赫德·····	195

9 《辛丑条约》	198
10 慈禧太后“回銮”	203
11 “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207
12 重建的教堂	210
13 国中之国——东交民巷使馆界	219

一、“神助拳，义和团”¹

1. 教堂几遍天下

图 1, 是掩映在树丛中的一座教堂, 于 19 世纪末拍摄于山东某地。当时, 这样的教堂在中国各地随处可见。图 2, 是一位坐着马车, 行进在中国乡间的外国传教士。拍摄年代与图 1 差不多同时。那时, 出没在中国乡间的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 十有八九是传教士。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多神崇拜的国家, 不同的人、不同的阶层崇拜不同的神灵, 但总的都崇拜“天”, 皇帝是“天子”, 百姓是“天子”的臣民; 中国是儒学的发源地, 儒学讲究“敬祖先”, 无论是皇帝, 还是庶民, “敬祖先”是共同的, 根深蒂固的。

基督教是西方的宗教, 11 世纪分裂为公教(天主教)和正教(东正教); 16 世纪, 从天主教中又分化出新教; 新教又分化出其它教派。唐贞观九年(635)基督教传入中国, 称“景教, 会昌五年(845)因朝廷禁佛而受到波及, 一度中断。元时, 天主教传入中国, 称“也里可温教”或“十字教”, 曾在北京建教堂, 翻译《圣经》, 元亡而中断。明万历十年(1582), 天主教由耶稣会再度传入。清雍正七年(1729), 沙皇派俄罗斯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新教各派在鸦片战争前后陆续传入中国。新教在中国被称为耶稣教或基督教。

中国人除重视孝道、祭祀祖先外, 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 读书人少不了要常常祭孔。可是天主教规定, 教徒只能敬天主, 禁止中国教徒参加祭天、祭祖、祭孔的活动, 否则将被逐出教会。这些教规令中国士大夫阶层十分反感, 连一向开明的康熙皇帝也断然下旨: 传教士凡不遵从中国礼仪的, 没领到朝廷准予传教印票的, 都不准在中国传教, 一律返回欧洲。但在清代从来没有真正禁过教, 康、雍、乾诸朝一直有西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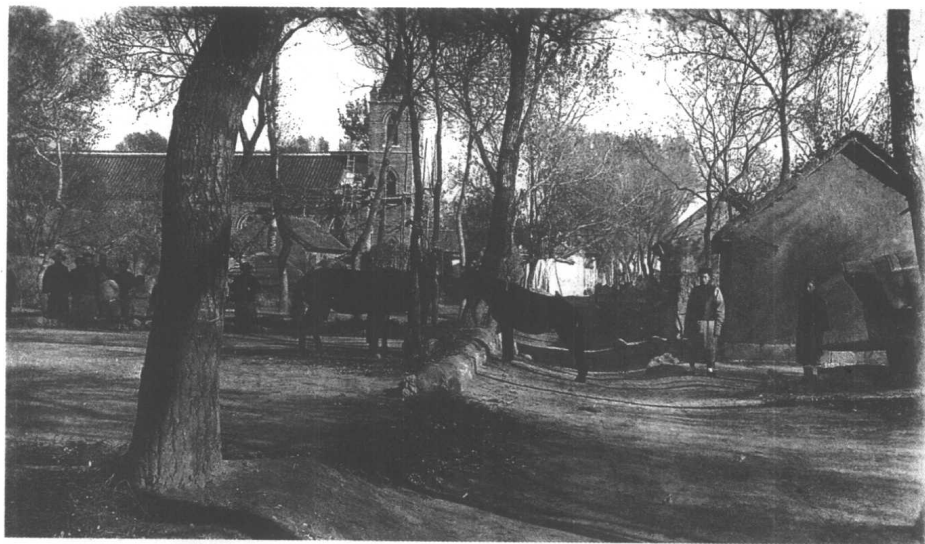


图1 坐落在山东乡间的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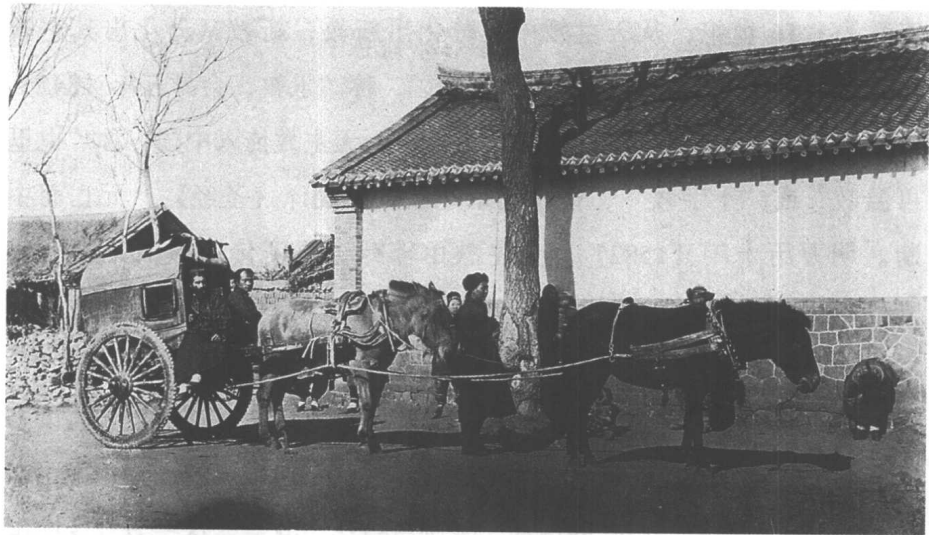


图2 行进在中国乡间的传教士

士在宫廷任职和在民间传教。乾隆曾对传教士郎世宁说：“朕未尝阻难你们的宗教，只是禁止旗人信教。”后又颁旨：“唯禁旗人信教，他皆不问。”在北京西郊有两块传教士墓地，一名“正福寺”，一名“滕公栅栏”，埋葬着数以百计的在北京去世的外国传教士。这都说明，当时中国政府对传教是容忍的。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用大炮和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各国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明确写上了：“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者来到中国，一体保护”的字样，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的自由。继之，《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正式规定：“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随即，法国在《中法黄埔条约》的第二十三款明确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的五口建立教堂，“倘有中国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自此，清廷持续了一个世纪明禁实不禁的传教禁令，被迫彻底放弃了。

1856年，法国以天主教神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为非作歹，且包庇教徒抢掠奸淫，激起民愤，被知县逮捕并杀死一事为借口，与英国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清政府迫于列强威势，对传教作了新的规定，实行了“传教宽容”政策，使传教士们受到鼓舞。英基督教传教士杨格非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几乎出乎意料之外地对传教士、商人、学者开放了。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落入我们手中，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他们只去占领这块土地，不在十八个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将是有罪的。”但最重要的、具体的转折点是，随军的法国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孟振生在担任法国外交使团翻译时，擅自在《中法北京条约》文本中增加了“并任佛（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内容。而当时昏聩的清政府谈判人员竟稀里糊涂

地签了字，造成了既成事实。英美耶稣教士也就同享利益，到内地占田置产，建立教堂。到十九世纪末，教会在全国绝大部分府、州、县甚至在乡镇（如图1所示）都建有教堂。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教会在华据点急剧增加至4000余处。仅山东一省即达1300余处，教士教民8万余人，约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出现了“教堂几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景象。拍摄于山东的这两幅照片，便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随之大量涌入中国的传教士中，有不少在本国时出身低下，生活贫困，到中国传教意在寻找发财致富的机会。对此，几十年后，侵华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有过评述：“许多牧师，为人不知自爱，此固吾人不必加以否认疑惑者……所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辈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余更熟知许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那些“不知自爱”的传教士们，根据不平等的条约，依仗列强的淫威，利用清廷的懦弱，干着“与所任职务全不相称”的勾当。在经济上，霸占田地，据人房产；巧取豪夺，聚敛财富。利用《中法北京条约》和道光的上谕，到处逼迫抵还教堂。一时间，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江苏、江西、湖北、四川、直隶、山东、陕西、河南、奉天、广东……到处都发生了教士以还堂名义强占田产的事件，如“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年教堂，逼令民间退让之事”，屡屡皆见。连总理衙门的奏折都不得不说：“洋人爱某处房宅，其人不卖，则寻一无业奸民指为己物，卖与洋人，并串通书吏窃印文约，洋人即据为己有，驱逐业主。”四川彭县白鹿场的天主教堂和它的修道院占农田万亩以上，出租其中的9000多亩耕地，“岁收租谷，不纳田赋”。那些传教士甚至非法收税、出售执照、放高利贷、出租土地、批发或零售鸦片，无所不为，如《光绪朝东华录》载：

“福建有主教者，鬻卖执照，每张洋银二十四元，良民有者，始免教士凌虐；奸民有此，即可横行乡里”。

在政治上，有些“不知自爱”的传教士们强迫清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官府给他们以外交豁免权和种种特权，尽管他们不是代表本国政府的外交使臣；他们以一座座教堂为一个个城堡，以教民为臣子，形成“国中之国”，成为在列强“保护之下广泛散布在中国各地的独立王国”。如山东主教德国人安治泰出入官府如履平地，竟被清廷赐以二品顶戴，俨然与督抚并行，对总理衙门办事大臣视若书吏，对地方官有如“上峰般走进走出他们的衙门，把他所不喜欢的随时报告到北京”，要求撤换。贵州主教法国人胡缚理放肆地干预一个道台的去留，又是一例。再如，光绪年间，陕北教会公然向清朝廷提出类似“照会”式的抗议，不满当地清军“盘诘”过黄河到陕北佳县（葭州）经商的山西教民一事。而清廷竟立即责令佳县令俞恒查处此事，“并限三日稟报”。另如，陕西略阳县华籍传教士王奉元代人诉讼，与县吏发生口角，竟执鞭抽打衙吏，又大骂县令桂超，“挥以茶碗”，“扭其胸衣”，仍不依不饶，至使桂超被参革官职。

图3是几个外国传教士与中国地方官员的合影。从人物的表情上我们无法推知他们之间的亲疏，但可以想见的是，维持一种相安无事的关系，对双方来说显然都是有利的。无论是从伦理上还是从情感上来说，中国的官吏对外国教会及传教士的活动，通常是持排斥的态度，外国传教士的大量涌入，无形中对中国官吏的权威也构成了威胁。可他们毕竟是朝廷命官，皇帝的谕旨不能不听，朝廷与外国签订的条约不能不遵守。

在军事上，很多“不知自爱”的教士还承担着侵略先遣队和间谍的职能。“实阴以诮谍寄之，上察朝廷政令，下图山河形势”；“利用教士做政治甚至军事侦察”。如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等人从1831—1838年间深入中



图3 山东某地方官员与传教士的合影

国沿海达十多次刺探情报,其中 1832 年潜入上海,详细勘察了吴淞口炮台的装备和清兵的素质。1842 年郭实腊充任英舰队导航进攻上海;英军攻打镇江时,又引导英军抄近路袭击清军;英军占领宁波后,他又出任民政官,代表占领军统治中国居民。安治泰也是这样一位人物。1897 年他阴谋制造出所谓“钜野教案”,作为德国侵略的借口,向德外交部提出:“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胶州,这对我们是从各方面看最有发展的根据地”。并向德皇建议:“这是德意志帝国在亚洲取得地位恢复威信的不再来的时机了”。果然,十天后,三艘德国兵船即驶往胶州,夺取胶州湾三炮台及周围四百里之地。

2. 清廷“护教”谕旨

图4,是清政府袒护教会而颁布的谕旨。1958年,北京第三十九中学迁校到西什库天主教堂(北堂),清理杂物时,在原北堂的废纸堆中意外地发现。

这件谕旨是清“同治元年三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颁发的,此道谕旨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请,共为解决四件事:一、要求全国各“地方官于交涉教民事件迅速持平办理”;二、关于各地向百姓征收摊派事,“教民心实不愿,请行令各该地方官以后勿再(向教民)摊派”;三、“传教士谒见地方官务须示以体面”;四、“从前所奉禁止天主教各文件”,“应请查明一律革除,嗣后如修新例,不再增刊此等禁止明文”。

关于第一个问题,大概是有些地方官在处理“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民教之争时,采取了较为平允的态度,但在教士、教民看来则是不平允的。教会一张状纸告到总理衙门,才有了这道谕旨强调的“着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照依此次所奏,于凡交涉教民事件,务须迅速持平办理,不得意为轻重,以示一视同仁之意”。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数千年来,凡遇灾害(水、旱、虫)或庆典(孔子诞辰或某神灵祭奠等),根据活动的规模范围不同,分别由村、乡、县主办,主办者往往要向士绅、百姓涉摊派一些费用。而天主教只准敬天主,不准中国教民参与祭天、祭祖、祭孔或祭祀其他神灵活动;亦不准出资赞助(不准接受摊派)。所以才有谕旨中“法国钦差大臣布尔布隆照会内称,前此各省所以办理不力,皆因民间演戏、赛会筹费向非教民所应出,乃该地方官务令习教者与不习教者一律摊派,教民心实